

大中国诗  
阅读  
同

上官紫微  
著

酒入愁肠，  
酿成了月光

# 李白

的诗与情



石油工业出版社



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谁如他，在锦绣河山里笑傲江湖。  
莫使金樽空对月，  
有谁如他，酒入愁肠竟吐出半个盛唐。

✦ 随书附赠《经典李白诗》永恒珍藏版 ✦

酒入愁肠，  
酿成了月光

# 李白

的诗与情

上官紫微 著

阅读  
大中国诗词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入愁肠，酿成了月光：李白的诗与情/上官紫微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7

(阅读大中国·诗词)

ISBN 978-7-5183-0162-1

I. 酒… II. 上… III. 李白 (701~762) - 唐诗 - 诗歌欣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9584 号

**酒入愁肠，酿成了月光：李白的诗与情**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址：www.petropub.com.cn

联系电话：(010) 6452355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开本：1/16 印张：16

字数：245 千字

定价：29.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唯有月光与酒懂他

李白的出现是盛唐诗坛中最绚丽的一笔。

鲜活张扬的个性，洒脱豪迈的作风，挥剑舞动的灵韵，洒然飘逸的诗风，为其诗仙之名留下了最好的诠释。然而，看似潇洒的谪仙人，其一生却出乎意料地抑郁，几乎皆是困顿在庙堂内外，郁郁寡欢，似应了一种道不清的诅咒，总也摆脱不了“求不得”之苦。

生于盛唐，李白以为可以锋芒毕露，名垂青史，所以他成了汲汲营营为功名拜服的朝堂客，辅佐帝王，成为卿相之才是一生的追求。年幼之时就崭露头角，才华横溢，见仕途无望便退隐山中勤学苦读，前路迷茫的少年得到纵横家赵蕤的赏识和教导，而后布衣之身羁旅飘零，屡次行干谒之事却不受赏识，明珠蒙尘不受重视。三十岁了，经世报国之心无处施展，才华诗名却令他结交许多高官才俊，最终受友人举荐获得玄宗的荣宠。

安史之乱，远离庙堂的他恨自己无能力挽狂澜，拯救饱受战乱之苦的苍生。埋怨过往只能描摹赞叹贵妃美貌，却不能劝玄宗从蜀地回归中原，平定叛乱。窥见一线希望，再度入幕，一心为国却无辜被卷入王权之争受冤获罪流放。然而，流放夜郎的李白从不曾悔，那个“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志向一直在心中，至死不渝。

离开庙堂，执剑江湖，他化为浪荡天下的快意诗侠。不拘礼节，李白做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

称臣是酒中仙”之举，蔑视权贵，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待人生不顺，心怀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侠肝义胆的他如江湖中人一般豁达乐观，直率可爱。遇到路见不平事，便做拔刀相助的义举，这样的李白，率真直爽，有着笑傲江湖的洒然姿态。

行走江湖，漫步红尘之外，他还是遁隐山水之间寻仙问道的青莲居士。滞留灵秀之地，感受仙灵之气，梦中聆听仙女之音，与彭祖并游，受众仙邀约。李白险些成为方外之士，羽化成仙，飘然而去。然红尘的痴情割舍不掉，年幼的儿女遗忘不了，李白终究还是屈居凡尘之中，离九天之上有一步之遥。作为求道之人能感受到三十三重天外天的逍遥，作为凡人却依旧离不开俗世之中的温情。

自古多情空余恨，多情总被无情恼，他还是个多情的风流俗客，挥金如土，意气风发，逃不过温柔乡里的莺莺燕燕。未成亲之时，好饮美酒的青年才俊是秦楼楚馆的常客。金陵女、越女、胡姬，李白似乎格外偏爱水乡中女子的温柔，更钟情才艺双全的女子。风花雪月的缠绵化作记忆中的一缕青烟，他不屑于伪装好色本性，行事磊落光明。娶妻生子之后，这个风神缥缈的男子，柔情似水，惦念妻儿。

刻骨的思念，令人肝肠寸断。一首首、一行行惦念的言语，往返两地，缔连了心心相印的爱恋。这份铁汉柔情，终化为绝唱。

一手执壶，一手持杯，白衣素衫，轻袍缓带，对月独酌，酒中仙、诗中仙的李白，得到了别人几生几世也得不到的精彩人生，享受着属于他一个人醒着的寂寞和落魄。

开心、忧伤、欣慰、心痛，似乎每一种情态之下，他总能找到必须饮酒的理由，他喝下的不是酒，而是岁月，是一种情怀，更是诗情灵感的源泉。诗仙的一生历尽悲欢，尝尽聚散滋味，目睹了帝王权贵的奢乱荒淫，看尽了官场的黑暗污浊，不为权贵所融，更不屑于与之同流合污，一洒衣袖，他用字字句句书写所见的大唐、所经的岁月。



将灵魂封印在点点墨迹之中，荒了岁月变迁。他有铁鞋踏破，坐看云起的洒脱，也有不屈权贵的胸襟。那份愁苦、沉痛最终变成了悲愤，变成了诗句中一行行嘶吼。他的诗就是传，记载了浪漫柔情、豪放洒脱、孤傲飘零；那份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都在呕心沥血的字句中达于极端。

他的故事要在用情至深、千变万化的诗作中寻找。只有在诗句中，才能看到那颗久怀的爱国之心，才能看到那个独自清醒在迷茫世间踽踽前行的英豪，才能觅到那个愁肠百结、抑郁寡欢的清癯身影。他是个戴着镣铐月下独舞的舞者，只有月光和酒懂得李白的情怀，唯有诗能写清他的故事。

## 目 录

### 稚子少年轻愁心

早熟少年，清诗丽句爱衔愁 / 2

一书一剑走江湖 / 7

抱月远行，愿携乡江多情水 / 11

月华如霜，伴了乡离伴乡愁 / 15

### 求不得，功名仙侠两茫然

丈夫未可轻年少 / 20

一路美景，淡了凡尘 / 23

人生起落自有时 / 27

心苦中的浪漫 / 32

倾言泪如雨 / 37

青春喜爱少年行，侠情但向平原笑 / 42



## 好色本是真性情

光阴成就了艳事 / 48

似嗔似怨最有情 / 52

奈何情深缘浅 / 56

留下的情无所遁形 / 60

## 博名长安醉神仙

初入长安不解忧 / 64

我辈岂是蓬蒿人 / 68

最解风情李翰林 / 71

荣宠之下的蹉跎岁月 / 75

一场花月歌舞的酒事 / 79

逃避是最快乐的 / 83



## 目 录

### 万种愁情何处堪消磨

唯愿当歌对酒时 / 88

凌云壮志化作尘埃 / 92

且放白鹿青崖间 / 96

友谊的不期而至 / 101

家乡儿女情 / 105

与尔同销万古愁 / 109

### 国殇，不能排解的痛

天下大乱的草稿 / 116

想得到，做不了 / 119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 122

皇权角力的牺牲品 / 126

时光深处投射的怨情 / 132

离得越远，情却越浓 / 136

## 可怜垂老头已白

砸了一生的清梦 / 142

留给自己的天真 / 146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 151

谁不是红尘的过客 / 155

一叫一回肠一断 / 159

诗

# 稚子少年轻愁心



## 早熟少年，清诗丽句爱衔愁

古时的少年原本就是比较早熟的，扁舟载了匆匆去，行云无定，心中想着的是寄梦远方，宁可用断肠祭奠青春，也不愿待在阁中挥霍风华。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本也是玩笑的话，大体聪慧的少年，都是早早地通了灵窍，提前品味了生活的甘涩。

人人都记得大唐李白如谪仙般的孤傲气质，爱上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凛然霸气，对他曾让力士脱靴、国舅研墨、纵情挥毫的风采气度如数家珍，亦对他生长的那个牡丹般争艳的盛唐生出深深的嫉妒。可谁又知道这样的李白也曾西域风沙中以孱弱身躯发出对人间的第一声长叹，其时他不过是个惴惴不安的小小少年。

李白在五岁的时候随着父亲踉踉跄跄地逃入蜀中青莲乡，在山势高峻、景色奇险的蜀中成长，于这灵秀之地开了蒙，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自己。十五六岁，他于戴天山大明寺读书，结识了不少幽居此地的道友，品茗、谈经、对弈、吟诗。年少轻狂，充满着好奇心，总想要探一探庙宇、道院依稀错落的戴天山中藏着怎样的奇人异士。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泠泠的水流声从幽眇的空山深处响起，静寂中传音愈加杳远。恒久的寂寥连溪水也会怨尤，它潺潺的自吟声里便夹带上了不时的犬吠，虽是隐隐约约的，却会让人联想起世外桃源里无忧农人豢养的宠犬。少年白衣飘飞，聆听着世外妙音，向桃源仙居而行。

即便外物世界没有竹外桃花、翠松满地，少年心中有着自己的桃源仙境。因为此时他心情奇佳，听什么都顺心，看什么都顺眼。

戴天山真有这么清幽吗？时人不可能穿越时空去考证推敲，只能任凭款款白衣的少年诗人去描述，跟着他寻山问水。南朝的王籍在《入若耶溪》中有诗句云，“舴艋何泛泛，空水共悠悠……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王籍用声响来衬托静寂的世界，词句很妙。李白也用水声犬吠诠释了山中幽静和恬淡，扣人心弦，令人向往，随他流连。

晨起的熹微中，他在山路上迈步疾行，衣袂被晨风卷起，翩然好看。路旁的桃花似有意帮衬仙境般地浓浓艳艳绽开着，花瓣上还洒满了晶莹的晨露，在初日的柔光下更增娇艳。深山里的晨景可谓美妙绝伦。

山坳里或许原本就是鹿的家园，林间小路上更是麋鹿出没。一处道院于山中兀立，无疑道院的主人愿与麋鹿比邻，甚至把它们当作道侣。今日主人不在，鹿们对来访的少年充满好奇，时而在树丛间探出头来，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汉乐府民歌《长歌行》曰：“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泰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古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常骑白鹿或乘白鹿所驾之车。李白遭遇的道院野鹿频出，想必主人是位超凡出尘的人物，外出不归怕是骑着白鹿仙游去了。

其实不是偶遇的道院，而是李白特意来寻访的，他找的这位道士是兼而精通剑术、道术、纵横术、著有奇书《长短经》的世外高人赵蕤。他从少年起对仙道有着浓厚的兴趣，似注定了一生都要与此结缘。

想寻访的人不在，徒有绿竹、云海、白瀑和山峰，景色即使是绝顶的，

但道院的钟声听不见、人影看不见，他没办法不失落，无名的落寞袭上心头，只好靠着古松呆呆发愁。此时道院周围清幽的佳境，在少年的眼里怕是已变成孤独寂寥的触点，忧情由生，只好把造访不遇的茫然若失打入诗句中，让人感受到了他淡淡的愁绪，也把早熟的年少情怀带到了所有人的眼前。

很多人喜欢吟诗，初衷不是为凸显才情，更多的是早早地领悟人生五味。堪称仙才的李白，十五岁就开始隐居在戴天山脚下的大明寺，期间写了不少诗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对雨》、《望夫石》等一百多首，宋以后多数逸失，但从保留下来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的峻拔才情。

历史上对李白身世进行详详细细记载的书籍怕是没有，少年时期在蜀中经历也是几笔带过。对于他的身世，品评家们推测的很多，甚至有说他是李唐宗亲族人，也有说不是，但对他年少时才学好、会剑术的评价基本统一，挪到哪个时代都称得上文武双全，在小说里定是个上天入地响当当的人物。可是我们能触摸到他少年心思的地方，就剩下戴天山那一百多首诗篇里仅存的几首。然而就算是这几首诗，也不都是意气风发之作，清雅的诗句当中，衔愁的更胜一筹。

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

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

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

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

白犬离村吠，苍苔壁上生。

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

木落禽巢在，篱疏兽路成。

拂床苍鼠走，倒篋素鱼惊。

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



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

——《冬日归旧山》

诗名中的“旧山”，指的即是戴天山。那时他已经二十出头，在冬季回访山中。此时的山顶已经包裹上了白雪，但仍有绿意的小径像长藤一样沿着山坡向上爬。经过了冷季的肃杀，林叶多已飘零摇落。谷底里更是阴寒笼罩，像是把云翳都冷遏凝冻了，不能正常地消散掉。到了离开前的旧居旁，见到嫩竹篁虽然仍能生出新笋，但古树倒地，白犬无家，苍苔上墙，是处尽都荒凉破败凄惶。

世上最欢愉的事是久别重逢，恰也是久别重见最容易让人心痛。

自己的居所已然成了雉飞、猿啼、鼠走、兽奔之地；再翻开箱子，已然爬满了白色的蛀虫。此情此景何其惨然。

辛弃疾曾在一首小词中写道：“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饥饿的老鼠绕着床叫，蝙蝠在暗灯下飞舞，急雨掺风刷刷下，破窗纸哀鸣般嘶唱。情景与李白在戴天山的遭遇那么相似。不同的是，辛词里有的是人生老矣的黯淡，而正值青涩季节的李白心中有的是怅惋。

从访山中道士到回匡山期间区区数年，是什么磨平了他的天真，叫人玩味。

这几年，他不过是离开山里在蜀中云游，到过青城山等多个名山，同时也谒见过益州都督府长史苏颋。虽是受到了苏颋的赞许，但并未得到推举或纳用，归后再见戴天山的冬景以及自己的破败旧居，未被识用的愁怀便和这凄景一道化作文字。

游戏人间的经历虽然不算长，但第一次的不遇已开始铅华他的文字，叫他看清了真正的现实。

其实李白有个很好的祖宗背景，有人考证，他的远祖是秦朝名将李信，

先祖为西汉龙城飞将李广，祖辈在隋朝末年因罪被流放到西域。背景再硬，硬不过现实。公元701年，李白诞生在西域碎叶，五岁时随父至蜀中绵州的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他从幼年时期身和心就在漂泊，即便潇洒的性格使然，令他有狂放不羁，有潇洒天真，但当下的一切可以磨平所有的不现实，他的寂寞和隐痛正慢慢支配他的一生，这也许连他自己都忽略了。

从追慕高洁、寻人不遇的落寞少年到入仕坎坷、未被识用的青年，总有一抹愁云淡淡地环绕在他周围。身着白衣的早慧少年，虽不爱蹙眉长叹，唱着无人理解的仙歌，但听得到字里行间的好情好意，却听不到背后孤单。他的诗，在一开始就如同水墨画中氤氲部分，雾昭昭，愁满怀。

他如何还不自知呢？或许还小吧，原是该意气风发的时刻，大概不会考虑让自己的一生与“愁”字结缘，心有所忧。故而由得自己去放纵，去任性，去自由，刻意去用悲伤堆填光鲜。今人看他早年的作品，总道少了些什么，我却觉得这些作品中正愈加弥漫复杂的愁情。



## 一书一剑走江湖

家庭的流落，羁旅之中的成长经历，幼年李白聆听过祖辈父辈的显赫，内心也滋生了光耀门楣，当人上人的渴望。五岁诵六甲，十岁读诸子百家，十四岁出口成章。早慧勤勉的李白，在还是个垂髫童儿的时候，就自荐成了县衙中的小吏。年幼的他怎知宦海浮沉的艰辛，虽才高堪用，却只能侍奉砚席，做一个仕进无望的公职书童。

正是心怀重振家业的抱负，注定了李白的锋芒毕露，他随口说出“焰随红日去，烟逐暮云飞”这等连县令也难以延续的诗句，也按捺不住对无才县令的讥讽，以“绿鬓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反讽，最后只得理智地舍弃，隐居戴天山苦读。

他幼年因铁杵磨针激发了鸿鹄之志，隐居之时因缘际会拜在“博学韬略，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家”的赵蕤门下。他将这位良师的通身气派学得通透，两人并称“蜀中二杰”。两人的人生何其酷似，都是胸怀天下、豪放不羁之人。赵蕤也是苦读经史之人，醉心功名，想于庙堂之上展才华，几经榜上无名屡试不第的恼怒，便一心飘荡江湖。

都知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的潇洒肆意。一箫一剑走江湖，这份洒脱让人想起那武侠小说中面若冠玉、剑若惊鸿的英雄侠客。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学富五车，举止儒雅。剑客不似刀客那般舞动起来凶猛异常，也不似枪客那样攻势凛冽，他们手中的剑有那么一点潇洒，有那么一点飘逸，其意不似利斧残忍，不似砍刀凶猛，不似长枪霸气，恰如武器中